

麦林推理

不可饶恕

BU KE RAO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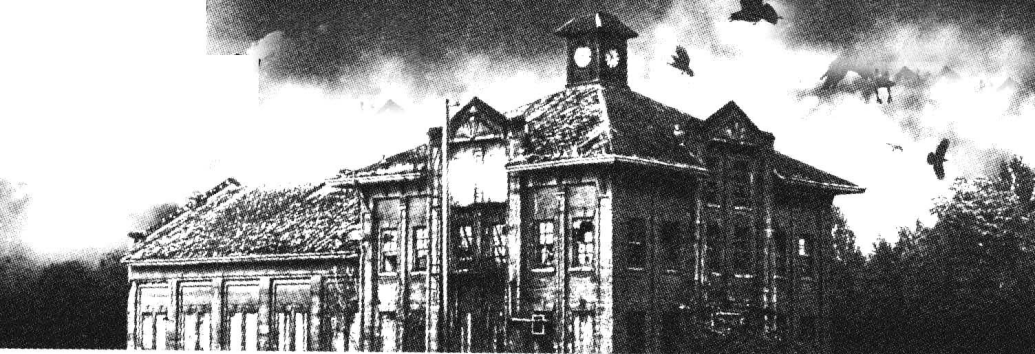
最虐心的悬疑小说，于华丽中忧伤绽放

可可西儿 著

：心为恶源，行为罪藪。

初涌起的贪念和恶念，是一切悲剧的根源。罪无可免，不可饶恕！

西 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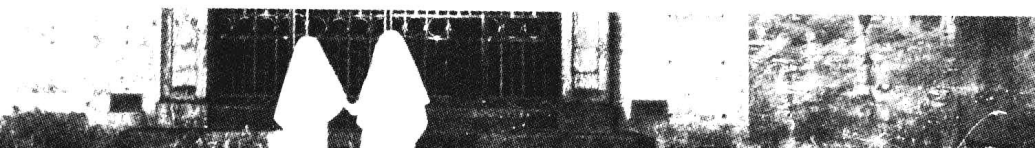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可饶恕

BU KE RAOSHU

可可西儿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可饶恕 / 可可西儿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6

ISBN 978-7-219-07842-6

I. ①不… II. ①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7240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周月华
责任校对 周娜娜 张雪芹
封面设计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16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6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842-6/I · 1530
定 价 24. 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 | CONTENTS

- 001 / 楔子
- 010 / 第一章 凶杀案
- 026 / 第二章 背后的人
- 054 / 第三章 乌龙招聘
- 073 / 第四章 初展头角
- 086 / 第五章 扑朔迷离的山庄
- 108 / 第六章 凶案再起
- 136 / 第七章 冤冤相报
- 170 / 第八章 被尘封的往事
- 184 / 第九章 身世大揭秘
- 205 / 第十章 展楚翘的秘密
- 221 / 第十一章 破产的计划
- 246 / 第十二章 最后的疯狂
- 278 / 第十三章 恶魔现身
- 312 / 尾声

楔子

1. 对面是何人

五月的天，已经很热了，天空湛蓝清澈，晴空万里，连一片云彩都没有。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挂着，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℃，可实际感受，绝对不止这个温度。这一个多月A城都没有下雨，地面燥热的温度，在中午这一刻达到了顶点，人在太阳下站一会儿，都要汗流浹背了。

这是一间老式民房，窗户只开了一半，厚厚的窗帘拉得紧紧的，屋里热得像个蒸笼，一台老旧的风扇呼哧呼哧地扇着风，转头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

屋子里有两个人，男人已经把上衣给脱了，露出精瘦的后背，后背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细小的汗珠。他脖子后有一道红褐色的伤疤，伤疤突出，蜿蜒扭曲，像一条狰狞的蜈蚣趴在古铜色的皮肤上。

男人一双阴鸷凶狠的眼睛，正盯着面前的一台望远镜。

望远镜已调到最大倍数，正对着对面一幢楼。这幢楼三楼敞

不可饶恕

开的一扇窗口边，坐着一个年轻人，剪着平头，穿着一件商场赠送的T恤，袖口挽到了肩膀上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一边扇着，一边用电脑在刻录光盘。

男人盯着镜头里的年轻人，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连面部些许细微的表情也不放过。

“我说啊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呢？”一直歪在床上，冷眼旁观的女人开了腔。女人的皮肤很好，润泽透亮，头发高高绾起，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脖颈，深V领的黄色吊带衫，胸部若隐若现，她下身穿着一条超短的牛仔裙，把两条笔直的长腿搁在床沿上。此时她正斜了眼睛，瞅着男人。

男人没有答话。

女人撇了撇嘴，站起身，袅袅婷婷地走到望远镜前，啪地把镜头盖关上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男人猛地抬头，恶狠狠地吼了一句。

“杰哥——”女人倒也不怵，仰起脸挑衅男人，“我不这么做，你会理我吗？”她贴了上来，一只手按着男人的肩头，一只手摩挲着他的脸，“电话也不打一个，一声不响地就跑到这个鬼地方来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找来的。”

“我以为你有了别的女人了呢，原来……”她抿嘴一笑，弯下腰，重新打开镜头盖，“你什么时候换了口味了？”

红疤男人重重地哼了一声，“别妨碍我做事。”他瓮声瓮气地一把甩开女人，近段时间的挫折让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无比。

女人不敢再造次。“你调查的就是这个人吗？”她看着镜头里的年轻人。

红疤男人点了点头，“我盯了他好几天了，也试图和他联系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。”红疤男人摸着下巴，

苦恼地蹙紧了眉头。

“这是为什么，他不是从小就跟着你的吗？十二岁了，记忆应该定型了。”

“也许，”男人脸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，“他故意装作不认识，毕竟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。”他嘴角牵起，露出一个残酷的笑容，“那些生活也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，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好了，不用像我，偷偷摸摸地生活在阴暗里。”

“杰哥，你不要这么说。”女人急切地辩白，“你很好，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了。”女人的恭维没有让男人动容，甚至他的眉毛都没有动一下。

“我来帮你吧。”女人的眼里闪过一道热烈的光芒，“我可以帮你接近这个人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来帮你打听。他认识你，对你有戒心，可他不认识我，不会对我产生怀疑的。”女人手按着胸部，急切的表情，像个迫切想要邀功的孩子。

男人盯着女人，许久，紧绷的脸突然舒展开来，他仰起头，发出嗡嗡的笑声，“是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，这个办法倒可以试试。”

女人立时容光焕发，如红霞映日，“这样你就不会嫌弃我没用了吧？”她一双妩媚的眼，挑逗地望着男人。

“我怎么会嫌弃你？”男人猛地亲了一口女人，顺势掐了一把她的脸，动作轻佻、敷衍。女人却把身子一扭，扑了上来，紧紧地抱着男人，眼里燃着欲望，魅惑得如漾了一汪春水的桃花池。

男人的欲望也被点燃了，他的身体一紧，上半截身体如豹子般弓起，双臂用力，把女人横抱起来，几步就走到床前，把女人往床上一抛，身体重重地压了上去……

2. 奇怪的邻居

陆雨凡下班回家，发现对面搬来了新邻居。

楼道口堆着几个大纸箱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正指挥工人搬箱子。她穿着一件紧身T恤，曼妙的身材显露无遗，那几个工人都顾不上搬家，眼睛全在她身上了。

“你住在对面吧？”女人娇笑。

陆雨凡点了点头。

“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挡着你走路了。”女人撅着嘴，看着地上的几个箱子，一脸的无奈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陆雨凡摆了摆手，侧着身子，小心地绕过箱子，进了门。

傍晚，有人按门铃，陆雨凡从猫眼望出去，正是对门的那个女人。

“不好意思，刚才打扰了，特意来表达歉意的。”女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托着一个装满葡萄的盘子。

这下陆雨凡倒不好意思了，“你真是太客气了。”

“一定要的。”女人不依不饶地把盘子递过来，一双眼睛盯在陆雨凡脸上，陆雨凡看她这么坚持，只好收下了。

此后他俩经常在楼道口遇上，陆雨凡似乎和女邻居很有缘，经常是他前脚刚出门，女邻居后脚也跟了出来。

女邻居叫黄敏，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，她为人活泼、热情，经常和陆雨凡拉家常，问他是哪里人，来A城多长时间了，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……

出于礼貌，陆雨凡都一一回答了，后来黄敏越问越细，陆雨凡便有些不自在起来。“黄姐，怎么这个也要问？”他笑道，“我

觉得自己像面对着一个户籍调查员。”

“哎呀！”黄敏娇俏地甩了甩手，“是不是嫌我烦了？”她捂着嘴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其实我这是关心你，我们百货公司有不少单身女孩，想帮你介绍一下。”她咯咯地笑着，一双大眼睛活泼地转动着。

这天晚上陆雨凡下班回家，站在门口掏钥匙，隔壁的门嘎吱一声开了，黄敏探出头来，“小陆，这么晚才回来啊！没吃饭吧？我多煮了一点面，过来一起吃吧。”

陆雨凡笑着回绝了，他不习惯去陌生人家。

孤身在外，远离家人，人的心都很脆弱，陌生人的一句简单关怀，都能在心中激起涟漪。陆雨凡进屋后，没有开灯，他靠在门边，心中有一种无力的软弱。屋子里黑漆漆的，路灯反射在窗玻璃上，昏黄色的光，让他心里有点发酸。

叮咚——门铃响了，陆雨凡定了定神，拉开门，黄敏捧着一碗面站在门口。

“我就知道，你们在外打工的人，怎么舍得在外面花钱吃饭，你就别骗我了，你不好意思来我家，我就把面送过来。”黄敏笑道。

陆雨凡一时百感交集。

黄敏走进屋，把面条放在桌上，她打开了电灯。灯光亮起，雪白的灯花闪到了陆雨凡的眼睛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怎么了？”黄敏凑了过来。

“没什么，眼睛有点痛，可能进沙子了。”陆雨凡掩饰道。

黄敏体贴地笑了笑，没再追问。

灯光照着白瓷碗，面的分量很足，堆成了一个小圆顶，有一

不可饶恕

种富足的感觉，碧绿的青菜上，还压着一个荷包蛋。

陆雨凡一怔神的工夫，发现黄敏已经进了卧室，他心下局促，因为很少有客人来，他的卧室很乱，都没有整理过。

“黄姐。”陆雨凡叫着跟了过去。

黄敏正在房里张望着，见陆雨凡站在门口，就望过来，黑色的波浪散发披散下来，衬着她的脸庞，台灯的光在她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阴影，她的眼睛藏在阴影里，向外窥探着。

陆雨凡感到了焦灼，自己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个表情，都被这双眼睛窥探了。

“你呆站着干吗，还不过来坐坐。”黄敏展颜一笑。

陆雨凡一震，这才清醒过来，“黄姐，你能不能出来，到外面来坐，我的卧室很乱，不方便参观。”

“这里挺好的啊，一点也不乱。”黄敏撇了撇嘴道。

陆雨凡坚持着，“黄姐，你还是出来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黄敏耸了耸肩，慢慢地走过来，走到陆雨凡身边时，突然身子一扭，两只手环住了陆雨凡的脖子。

陆雨凡大窘，还未等他张嘴，两片柔软的嘴唇便覆了上来，陆雨凡把脸往旁边一扭，那两片唇便印在他的脸颊上。

黄敏搂着陆雨凡，冲人的香水味直冲他的鼻孔。陆雨凡仿佛坠入了一个迷离的空间，无法呼吸也无法思考，他几次想把黄敏的手掰下来，可黄敏却像水蛭一样，紧紧地贴着他。

狭小的空间里，两个人跌跌撞撞。

陆雨凡好不容易才把黄敏推开，他喘着粗气，瞪着她。

黄敏倒退了几步，扶住电脑桌才站稳。

屋里的气氛有点紧张。

黄敏突然笑了，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，有一点受伤，

有一点不屑，还有一点冷酷。她甩了甩头，把头发向后一拢，脸上的表情霎时恢复了自然，自然得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。

“面条你就慢慢吃吧，我呢，要先走一步了。”她冷冷地说道，飞快地掠过陆雨凡，开门走了出去。

门砰地关上，陆雨凡仍呆站着，不敢确认刚才的一切是否发生过。

从这件事后，陆雨凡开始躲着黄敏。有一种女人很美，但极具危险性，像是一朵黑色的大雨花，妖娆绽放，但接近她的人都会感到局促，因为从花蕊到花瓣，花的每一寸颜色都是黑色的。

陆雨凡忘不了黄敏那天的表情，欲望和冷漠之间，她的表情转换得如此快，仿佛正反两面的面具。她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甚至是有有点害怕她了。

黄敏加紧了对陆雨凡的攻势，经常来串门，一待就是大半天，直到陆雨凡拉下脸，强硬请她走。

陆雨凡头痛不已，想到下班要面对这样一个女人，他甚至连家都不想回了。

惹不起总还躲得起，陆雨凡想到了搬家。

不过在黄敏眼皮底下搬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他想了一个法子。上午他和黄敏一起出门，确信她已经上班后，他才返回家。

陆雨凡事先雇了一辆三轮车，又找了同事二胖帮忙，只一趟便把家当拉完了。

躺在新家的床上，陆雨凡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他并不讨厌黄敏，但对她死缠滥打、古里古怪的个性，心有余悸，再说黄敏也不是他喜欢的那类型的女孩。

不可饶恕

自己穷小子一名，虽长得不丑，但也不帅，怎么能让一个女人这么痴迷？想到这，陆雨凡忍不住偷笑起来。

3. 误上贼船

黄敏叹了一口气，刚打开门，一条人影便掠过来，恶狠狠地把她拽进门。

未来得及惊呼，她的脸颊便挨了重重的一巴掌，掌印立现，半边脸火辣辣的。黄敏颤颤地抬起手，嘴角出血了。

“杰哥！”黄敏苍白的脸孔在黑暗中显得一片凄楚，胡乱披散的乱发，让她看上去像一个女鬼。

黑暗中一双眼睛凶狠地瞪视着她。

那个叫杰哥的男人将黄敏抵在墙上，用手指托住她的下巴，“你还真会办事，现在人都跑了，叫我去哪里找他？”

“我会找到他的，我会的！”黄敏瑟瑟发抖。

“你要去哪里找他？你这个贱人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！”男人压低了声音咆哮，他目光无情地划过黄敏的脸，又是一个耳光扇下来，黄敏尖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

她蜷起身子，哀哀地用手抓着男人的裤管，“杰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坏了你的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”

“不会再有下一次了！”男人甩开黄敏，走进卧室。

对面的窗口，漆黑一团，借着路灯能看到那是一间没有人住的空屋。男人身体突然一震，他眯起眼睛，盯着某一个角落。就在对面那栋楼下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紧贴着墙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与围墙融为了一体。

红疤男人看不到那个人的脸，可他明显感觉到，那个人在盯着自己。他感到了紧张，浑身的汗毛慢慢竖起来了，身体发冷。

他为什么这么紧张？这种紧张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。

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喉头发干，身体僵硬，手也不由得抖起来。

黄敏停住了啜泣，她看到男人慢慢地退后，然后开始飞快地整理衣物，把所有的东西塞进一个皮箱，她看到他的身体在发抖。

黄敏站起身，默默地将手放入男人的掌心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跟着他，东奔西走，东躲西藏，他说什么，她就信什么，他不说的，她也就不去问，这是两人形成的默契。

既然自认是他的女人，她无怨无悔。

茫茫的夜色中，一男一女出现在清冷的街头。男人戴着一顶鸭舌帽，脖子后有一道明显的红疤，女人跟在后面，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。

男人招了招手，一辆出租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。

“去厢竹大道。”红疤男人闷着头说了一句，一毛腰上了车，女人也跟着钻进车里。

司机左打方向盘，拐上了一条空阔的大道。

车厢里没有人说话。自从上车后，红疤男人就一言不发，他把身体缩起，帽檐拉低。女人依偎着男人，眼睛望着窗外，一双大眼里流露出不安。

道路两边，路灯柱子一根一根，有节奏地往后退，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火柴棒。大街上行人稀少，街景单调地重复着，像一部老电影，不疾不缓地播放着。

“停车！”红疤男人突然说道。

出租车猛然停住。红疤男人支起身子，盯着司机。司机转过身，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红疤男人。

“你还是晚了一步，不是吗？”司机阴恻恻地说道。

第一章 凶杀案

据说南美洲的蝴蝶，在阳光下轻轻地扇动翅膀，那翅膀振动产生的微小气流，几周后，竟能在万里之外的大西洋掀起一场飓风。

灾难的源头，竟是一只毫无杀伤力的蝴蝶，它薄如蝉翼的翅膀轻轻地振动着，翅膀上美丽的鳞片排列成变幻无常、多姿多彩的图案。

美、脆弱，并不代表没有杀伤力。

灾难也可以是这样产生的，一个微小的恶念，偏离了轨道，不加节制，慢慢蔓延，最终酿成不可预知的祸端。

而受此影响的人，也许不知道，她或他的一个念头，能把自己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
爱可以温暖人心，也可以杀人……命理循环，冤冤相报。

1. 凶案现场

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，投在陆雨凡的脸上，他的面孔沐浴在晨曦的光辉里，闪着清辉。阳光在他的脸上，如精灵般

跳动着。

拐过一个弯，便进入了双汇广场，这里是城市的中心地带。

既是中心，便是这个城市的精髓，一栋栋带着上个世纪特色的骑楼，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；新建的摩天大楼，鳞次栉比，随便一指，就是一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，或者是某家大公司的办事处……

陆雨凡在双汇广场的一家很有名的物流公司做送货员，他去公司签到后，还要到沙田小区给影碟店的老板杜国邦送光碟，这是他工作外的一份兼职。

沙田小区在双汇广场附近，陆雨凡远远就看到影碟店的蓝色铁闸门紧闭着，杜老板还没开门，往常这个时候，他早就开店了。

他掏出手机，给杜国邦打电话，电话响了，却没人接。

陆雨凡想了想，也许昨晚杜国邦打麻将打太晚了，今早起不来，干脆给他送过去吧。

杜国邦住在沙田小区后面的城中村里，这种老式居民楼楼道狭窄，勉强可容两个人通过，光线不足，虽是白天，楼道里也是昏暗无比。

陆雨凡小心翼翼地走上楼，走到二楼，楼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，一个男子急急忙忙地跑下来，他跑得很急，一头撞到陆雨凡身上，幸好陆雨凡抓住了扶手，才没有被撞倒。

那个人头也不回，跌跌撞撞地跑了下去。“哎，你走路不看人的？”陆雨凡不满地叫道。那个人仿佛没有听见。

陆雨凡注意到，那个人脚上只穿了一只拖鞋。

这么失魂落魄的，撞着鬼了吗？陆雨凡小声嘀咕着。那个人

不可饶恕

跑走后，楼道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。

杜国邦家的门没有关，只虚掩着。

“杜老板，杜老板！”陆雨凡叫了几声，也没有人回应。

他推开门，老式的木门，轴承都生锈了，一推便发出嘎吱的声响。

“杜老板。”陆雨凡又叫了几声，小心地往里走。

杜国邦平时没什么爱好，也就是爱喝个小酒，打个麻将，然后按时去经营他的影碟店。他肯定是在家的。陆雨凡这样想。

屋里的窗帘都没有拉开，气味沉闷。四壁的家具挤得满满的，在昏暗的光影里，影影绰绰。不知为什么，陆雨凡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，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

再往里走便是卧室了，陆雨凡站定了。卧室的门也是虚掩着，他半弯着腰，轻轻推开门，推开门的刹那，他整个人突然定住了。

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，把他的脖子慢慢往上抬，他先看到一双脚……不要，不要！陆雨凡对自己说，可是他没有办法挪开自己的眼睛……

一个人吊在电扇的叶片上，头耷拉着，两条腿僵硬地撇开，一张毫无生气的脸对着陆雨凡，嘴巴张开，露出半截舌头，眼睛怨毒，向外突起……

吊死的人正是杜国邦！他的身后是两幅紧闭的蓝色窗帘，仿佛这里是一个幕台，他最后的谢幕便是在这里。

陆雨凡身子一软，坐在地上。

刺耳的警笛，划破了小区的宁静，老式居民楼前，拉起了一

条警戒线，身着制服的刑警进进出出，给小区平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。不远处停着一辆救护车，虽然这对死者来说是用不上的。

警戒线外围满了附近的居民。

“太可怕了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”“是啊，听说是吊死的。”“肯定不是自杀了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怎么会突然想不开？”

人群突然静默了，尸体从楼上扛下来了，杜国邦肥胖的身躯躺在担架上，从头到脚盖着一块白布，只留两只脚在外面。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示意大家让开，人群小心地让开一条道，默默地目送着尸体被扛上车。

赵磊赶到案发现场，大致判定这是一桩谋杀案。“报案的是哪一个？”他问小张。小张四下看了看，“在那坐着的那个，好像被吓坏了。”

陆雨凡双手抱着膝盖，坐在六楼平台的台阶上，他把脸埋在膝盖里，只要一闭眼，眼前就会出现杜国邦那张怨毒的脸，他无法克制自己，一直在发抖。

“你好！”赵磊走了过去，递上一瓶矿泉水，“我是刑侦大队的副队长，赵磊！”

“你好！”陆雨凡抬起头，光线从楼道的缝隙中照过来，照着他那张惨白发青的脸。

陆雨凡接过矿泉水，拧开瓶盖，咕咚、咕咚地灌了几口，心里好受多了。

“听说死者是你老板？”

陆雨凡点了点头。

“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杜老板开了一家影碟店，我帮他的店里刻录光盘。”